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七

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託丁兆蕙　攔相轎出

且說黑妖狐來至皇城用如意縧越過皇墻口便施展生平武藝走壁飛簷此非尋常房舍樓呢是高的房子是大的到處一層層皆是殿閣琉璃瓦蓋成腳下是滑的並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要略有響動那是頑的嗎好智化輕移健步躍脊竄房所過處皆留暗記以便歸路熟識嗖嗖嗖之一直來到四執庫的後坡數了數瓦隴便將瓦揭開按次序排好把灰土扒在旁邊到了錫被四圍用利刃劃開望板也是照舊排好早已露出了椽子來又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斜岔兒鋸了兩根將

鋸收起用如意絛上的如意鈎搭住手握縧絲剛倒了兩三把到了天花板揭起一塊順流而下腳踏實地用腳尖滑步而行惟恐看出腳印兒來剛要動手只見墻那邊墻頭露出燈光跳下人來道在這裡有了智爺暗說不好急奔前面坎墻貼伏身體留神細聽外邊却又說道有了三個了智化暗道這是找甚麼呢忽又聽說道六個都有了復又上了墻頭越墻去了原來是隔壁值宿之人大家擲骰子要急了隔墻兒把骰子扔過來了後來說合了大家圓場兒故此打了燈籠跳過墻來找有了三個又六個全有了說的是骰子且言智爺見那人上墻過去了方引着火扇一照見一溜朱紅橘子上面有門兒俱各粘貼封皮

鎖着鍍金鎖頭每門上俱有號頭寫着天字二號就是九龍冠即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壺兒裡面盛着燒酒將封皮印濕了慢慢揭下又摸鎖頭兒鎖門是個工字兒的即從囊中掏出一都嚕配好鑰匙將鎖輕輕開開悄啟朱門見有黃包袱包定冠盒上面還有象牙牌子寫着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并有臣某跪進也不細看智爺就業業請出將包袱挽手打開把盒子頂在頭上兩邊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繫了個結實然後將朱門閉好上了鎖恐有手印又用袖子搽搽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兒裡面是搨子仍把封皮粘妥用手按按復用火扇照了一照再無形跡腳下却又滑了幾步彌縫腳踪方纔了如

意縧倒扒而上到了天花板上單手攏緣脚下絆住探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翻身上了後拔立住脚步將如意縧收起安放斜岔兒椽子抹了油膩子絲毫不錯搭了望板蓋上錫被將灰土俱各按攏堆好挨次兒穩了瓦又從懷中掏出小条帚掃了一掃灰土紋絲兒也是不露收什已畢離了四執庫按舊路歸來到處取了暗記兒此時已五鼓天了他只顧在這裡盜冠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心內胡思亂想由三更盼到四更自四更盼到五更盼的老眼欲花好容易見那邊影影綽綽似有人影忽聽鑼聲震耳偏偏的巡更的來了裴福唬的膽裂魂飛只見那邊果影一蹲却不動了巡更的問道那是甚麼人裴福忙插口

道那是俺的兒子出恭呢你老歇歇去罷更夫道巡鑼要緊不得工夫噹噹噹打着五更往北去了裴福趕上一步智爺過來道巧極了巡更的又來了險些兒悞了大事說罷急急解下冠盒裴福將帯篗子底屜兒揭開智化按放妥當蓋好了屜子自已脫了夜行衣包裹好了收藏起來上面用棉被褥蓋嚴此時英姐尚在睡熟未醒裴福悄悄問道如何盗冠智化一一說了把個裴福唬的半天做聲不得智爺道功已成了你老人家該裝病了到了天明王頭兒來時智化假意悲啼說俺爹昨夜偶然得病鬧了一夜不省人事俺只得急急回去王頭兒無奈只得由他英姐不知就裡只當他祖父是真病呢他却當真哭起來了

智爺推着車子英姐跟步而行哭哭啼啼一路上有知道他們是逃荒的無不嗟嘆出了城門到了無人之處智化將裴福喚起把英姐抱上車去背起繩絆急急趕路離了河南到了長江乘上船一帆風順一日來到鎮江口正要換船之時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却是兆蘭兆蕙艾虎彼此見了俱各歡喜連忙將小車搭跳上船智爺等也上了大船到了船中換了衣服大家就坐雙俠便問事體如何智爺說明原委甚是暢快趁着順風一日到了本府在停泊之處下船自有莊丁伴當接待推小車一同進莊來至待客廳將蓆簍搭下來安放妥當自然是飲酒接風智化又問丁二爺如何將冠送去兆蕙道小弟已

滿下錢糧筐了一頭是冠一頭是香燭錢糧又潔淨又嚴便就說奉毋命天竺進香兄長以爲何如智爺道好但不知在何處居住二爺道現有周老兒名叫周增他就在天竺開設茶樓小弟素來與他熟識且待他有好處他那裡樓上極其幽雅頗可安身智爺聽了甚爲放心飲酒吃飯之後到了夜靜更深左右無人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大家行了禮纔打開瞻仰了瞻仰此冠乃赤金鼎龍明珠鑲嵌上面有九條金龍前後卧龍左右行龍頂上有四條攪尾龍捧着一個團龍週圍珍珠不計其數單有九顆大珠晶瑩煥發光芒四射再襯着赤金明亮閃閃灼灼令人不能注目大家無不讚揚真乃稀奇之寶好好包裹了

放在錢糧箇內遮蓋嚴密到了五鼓丁二爺帶了伴當離了茉花村竟奔中天竺而去遲不幾日同來大家迎至廳上細問其詳丁二爺道到了中天竺就在周老茶樓居住白日進了香到了晚間託言身體乏困早早上樓安歇周老惟恐驚醒于我再也不敢上樓因此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座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槅扇的後面仍然放下黃緞佛簾人人不能理會安放妥當回到周家樓上已交五鼓我便假粧起病來叫伴當收什起身周老那裡肯放務必趕作薑湯煖酒他又拿出四百兩銀子來要歸還原銀我也沒要急急的趕回來了大家聽了歡喜非常惟有智爺驗着艾虎一語

不發但見小爺從從容容說道丁二叔既將賓冠放要姪兒就訴趄身了兆蘭兆蕙聽了此言倒替艾虎爲難也就一語不發只聽智化道艾虎吓我的兒此事全爲忠臣義士趄見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好容易將此事做我你若到了東京口齒中稍有含糊不但前功盡棄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丁氏弟兄極口答道智大哥此話是極賢姪你若斟酌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小姪此去此頭可斷此志不能回此事再無不成之理智爺道但願你如此這有書信一封你拿去我着你白五叔自有安置照應小俠接了書信揣在裡衣之內提了包裹拜别智爺與丁大爺丁二爺他三人見他小小孩童

斡此關係重大之事又是躲心又是愛惜不由的送出莊外艾虎道師父與二位叔父不必遠送艾虎就此拜別了智化又囑咐道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槅扇的後面要記明了艾虎答應背上包裹頭也不回徉長去了請看艾虎如此的光景豈是十五歲的小兒差不多有年紀的也就甘拜下風他人兒雖小膽子極大而且機變謀畧俱有這正是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活百歲這艾虎在路行程不過是饑餐渴飲一日來到開封府進了城門且不去我白玉堂他却先奔開封府署要瞧瞧是甚麼樣兒不想剛到問門前只見那邊喝道之聲攆逐閒人說太師來了艾虎暗道巧咧我何不迎將上去呢趁着忙亂之際見頭踏巳

過大轎看看切近他郤從人叢中鑽出來迎轎跪倒口呼冤枉吓相爺冤枉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攔轎鳴冤吩咐帶進衙門哦左右答應一聲上來了四名差役將艾虎攏住道你這小孩子啕氣的狠開封府也是你戲耍的麽艾虎道衆位別說這個話我不是頑來了我眞要告狀張龍上前道不要驚唬于他問艾虎道你姓甚麽今年多大了艾虎一一說了張龍道你狀告何人爲着何事艾虎道大叔你老不必深問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我自話有回禀張龍聽了此言暗道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忽聽裡面傳出話來帶那小孩子張龍道快些走罷相爺升了堂了艾虎隨着張龍到了角門報了門將他帶至丹墀上

當堂跪倒艾虎偷偷往上觀瞧見包公端然正座不怒自威兩傍羅列衙役甚是嚴肅眞如森羅殿一般只聽包公問道那小孩子姓甚名誰狀告何人訴上來艾虎道小人名叫艾虎今年十五歲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包公聽說馬強的家奴便問道你到此何事艾虎道小人特爲出首一件事小人却不知道甚麽叫出首只因這宗事小人知情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言語一聲兒就完了小人的事了包公道慢慢講來艾虎道只因三年前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包公道你家太老爺是誰艾虎伸出四指道就是四指屋的總管馬明賢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包公聽了暗想道必是四執庫

總管馬朝賢了小孩子不懂得四執拿着當了四指庫又問道告假還鄉怎麽樣了艾虎道小人的太老爺坐着橋到了家中抬至大廳之上下了轎就叫左右廻避了那時小人跟着員外以爲是個小孩子却不必諱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對着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這是聖上的九龍冠咱家順便帶來你好好的供在佛樓之上將來襄陽王爺舉事就把此冠呈獻千萬不可洩露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叫小人托着小人端着況匍匐的跟了員外上了佛樓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槅扇後面了包公聽了暗暗吃驚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只聽包公問道後來便怎麽樣艾虎道後來也不

怎麽樣到一來二去我也大些了常聽見人說知情不舉罪加一等小人也不理會後來又有人知道了却向小人打聽小人也就告訴他們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事知情不舉到了新近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隄防着罷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害怕比不得三年前人事不知天日不懂的如今也覺明白些了越想越不是頭的因此小人趕至京中小人却不是出首止于把此事說明了就與小人不相干了包公聽畢忖度了一番猛然將驚堂木一拍道我把你這狗才你受了何人主使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你家主人

是何道理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吆喝道快說快說未知艾虎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官會五堂

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心中暗道好利害怪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果然不差他郤故意驚慌道沒有甚麽說的這倒爲了難了不報罷又怕罪加一等報了罷又說被人主使要不就算沒有這宗事等着我們員外說了我再是報如何說罷站起身來就要下堂兩邊衙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連忙喝道轉來轉來跪下跪下艾虎復又跪倒包公冷笑道我看你雖是年幼頭臺眼光郤是詭詐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麽艾虎聽了暗暗打個

令戰道小人不知甚麼規矩包公道本閣有條例每逢以小犯上者俱要將四肢鍘去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主人犯了本閣的規矩理宜鍘去四肢來哦請御刑只聽兩旁發一聲喊王馬張趙將狗頭鍘抬來擱在當堂抖去龍袱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鍘放在艾虎面前小俠看了雖則心驚暗暗自己叫着自己艾虎吓艾虎你為教忠臣義士而來漫說鍘去四肢縱然腰斷兩截只要成了名千萬不可露出馬腳來忽聽包公問道你還不說實話麼艾虎故意顫巍巍的道小人實實害怕惟恐罪加一等不得已呈訴吓相爺呀包公命去鞋襪張龍趙虎上前左右一聲吶喊將艾虎丟翻在地脫去鞋襪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

入了鍘口王朝掌住鍘刀手攏鬼頭靶面對包公只等相爺一擺手刀往下落不過吱吱一聲艾虎的脚了兒就結了張龍趙虎一邊一個架着艾虎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面向包公包公問道艾虎你受何人主使還不快招麽艾虎故意哀哀的道小人就知害怕實實沒有甚麽主使的相爺不信差人去取珠冠如若沒有小人情甘認罪包公點頭道且將他放下來馬漢鬆了頭髮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雙足離了鍘口王朝馬漢將御刑抬過一邊此時漫說艾虎心內落實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僥倖的包公又問道艾虎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麽艾虎道現在佛樓之上而相爺不是玉冠小人的

太老爺說是九龍珍珠冠包公問實了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該値的聽了即將艾虎帶下堂來早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領艾虎到了監中單間屋裡道少爺你老這裡坐罷待我取茶去少時取了新泡的蓋碗茶來艾虎暗道他們這等光景別是要想錢罷怎麽打着官司的稱呼少爺還喝這樣的好茶這是甚麽意思呢只見郝頭兒悄悄與夥計說了幾句話登時擺上菜蔬又是酒又是點心并且親自殷勤斟酒弄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忽聽外面有人嗤哏的聲音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請安道小人已安置了少爺又孝敬了一桌酒飯又聽那位官長說道好難爲你了賞你十兩銀子明日到我下處去取郝頭兒叩

頭謝了賞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你在外面照看我合你
少爺有句話說呼喚時方許進來那禁子連連答應轉身
在監日攔人凡有來的他將五指一伸拿拿嘴擺擺手那
人見了急急退去你道此位官長是誰就是玉堂白五爺
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他便連忙跑到公堂之上細
細一看認得是艾虎暗道他到此何事後來聽他說出原
由驚駭非常又暗暗揣度了一番竟是為倪太守歐陽兄
而來不由的心中躊躇道這樣一宗大事如何擱在小孩
子身上呢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說請御刑白五爺只急
的搓手暗道完了完了這可怎麼好自己又不敢上前惟
有兩眼直勾勾瞅着艾虎及至艾虎一口咬定毫無更改

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好孩子真是强將手下無弱兵這要是從御口裡爬出來方是男兒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進了詞狀只樂得心花俱開便從堂上溜了下來見了那禁子囑咐道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少時下來你要好好照應那禁子那敢怠慢故此以少爺稱呼伺候茶水酒飯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爲的是當好差使又可于中取利果然白五爺來了就賞了十兩銀子叫他在外嘹望五爺便進了單屋艾虎抬頭見是白玉堂連忙上前叅見五爺悄悄道賢姪你好大膽竟敢在開封府弄懸虛這還了得我且問你這是何人主意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艾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道姪兒臨來時我師父原

給了一封信叫姪兒找白五叔姪兒一想二來恐事不容露了形迹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因此姪兒就喊了冤了說着話將書信從裡衣內取出遞與玉堂玉堂接來拆看無非託他暗中調停不叫艾虎吃虧之意將書看畢暗自忖道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不肯先投書信可見高傲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便對艾虎道如今緊要關隘已過也就可以放心了方纔我聽說你的口供打了摺底相爺明早就要啟奏了且看旨意如何再做道理你吃了飯不曾艾虎道飯到不消就只酒競至此便不言語白五爺問道怎麼沒有酒艾虎道有酒那黙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沒了白玉堂聽了暗道這孩子敢則要喝其實五六碗也

不為少便喚道排頭兒呢只聽外面答應連忙進來五爺
道再取一瓶酒來排頭答應去了白五爺又囑咐道少
待酒來撙節而飲不可過於貪杯知道明日是甚麼旨意
呢你也要留神隄防着艾虎道五叔說的是姪兒再喝這
一瓶就不喝了白玉堂也笑了排頭兒取了酒來白五爺
又囑咐了一番方纔去了果然次日包相將此事遞了奏
囑二宗看了將摺留中細細揣度偶然想起兵部尚書金
煇曾具摺二次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是朕一時之怒
將他謫貶如何今日包卿摺內又有此說呢事有可疑即
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執庫老伴伴領旨帶領手
下人等傳了馬朝賢宣了聖旨馬朝賢不知為着何事見

是都堂奉欽命而來敢不懍遵只得隨往一同上庫驗了
封開了庫門就從朱榻天字一號查起揭開封皮開了鎖
拉開朱門一看罷咧却是空的陳公公問道這九龍珍珠
冠那裡去了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已然唬的面目焦
黃如今見都堂一問那裡還答應的上來張着嘴瞪着眼
半晌說了一句不不不知道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便道
本堂奉旨查庫者就是爲查此冠如今此冠既已不見本
堂只好回奏且聽旨意便了回頭吩咐道孩兒們把馬總
管好好看起來陳公公即時覆奏聖上大怒即將總管則
朝賢拿問就派都堂審訊陳公公奏道現有馬朝賢之姪
馬强在大理寺審訊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他姪兒馬强

必係知情理應歸大理寺質對天子准奏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天子傳旨之後恐其中另有情弊又特派刑部尚書杜文輝都察院總憲范仲禹樞密院掌院顏查散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此旨一下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惟有樞密院顏查散顏大人剛要上轎只見虞候手內拿一字柬回道白五老爺派人送來請大人即刻顏查散接過拆閱原來是白玉堂託附照應艾虎顏大人道是了我知道了叫來人回去罷虞候傳出話去顏大人暗暗想道此係奉旨交審的案件難以徇情只好臨期看機會便了上轎來至大理寺衆位堂官會了齊大家俱看了原摺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其中有襄陽王謀

為不軌的話頭個個駭目驚心彼此計議范仲禹道少時
都堂到來固然先問這小孩子真偽莫辨莫若如此如此
先試探他一番如何大家深以為然又都向文大人問了
問馬強一案審的如何文大人道這馬強強良霸道俱已
招承惟獨一口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搶掠他的家私一
節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原來是個俠客義士倪太守多
虧他救出至于搶掠之事假不知情堅不承認下官問過
幾堂見他為人正直言語豪爽決非刼掠大盜下官已派
人暗暗訪查去了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強家奴他家被
刼他自然知道的此事也可以問他大家稱是忽見禀道
都堂到了衆大人迎至丹墀只見顔公公下轎搶行幾不

與衆位大人見了說道衆位大人早到了恕咱家來遲只因聖上爲此震怒懶進飲食還是我苑轉進諫聖上方纔進膳咱家伺候膳畢急急趕到所以來遲彼此到了公堂之上見設着五堂公位大家挨次而坐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還沒有問問嗎衆人道等都堂大人我等已計議了一番便將方纔商酌的話說了陳公公道衆位大人高見不差狠好就是如此罷吩咐先帶艾虎左右一聲喊接連不斷帶艾虎小爺在開虎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如今到了大理寺雖則是五堂會審他却毫不介意上得堂來雙膝跪倒兩隻眼睛滴溜都嚕東瞧西看陳公公先就說道哎喲咱家只道甚麽艾虎呢原來是個小孩子看他渾渾

實實却到伶伶俐俐的你今年多大了艾虎道小人十五歲了陳公公道你小小年紀有甚麽寃屈竟敢告狀呢大着膽聲兒說給衆位大人聽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供說了一遍又說道包相爺要將小人四肢鍘去小人實在是畏罪之故並不敢陷害主人因此蒙相爺施恩方准了小人的狀子說罷向上叩頭陳公公聽了對着衆人說道衆位大人俱各聽明了有甚麽問的只管問咱家雖是奉旨欽派然而咱家只知進御當差這案子上頭甚不明白只聽杜大人問道艾虎你在馬強家幾年了艾虎道小奉自幼兒就在那裡杜大人道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是你親眼見的麽艾虎道親眼見的小

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着一同到了佛樓收在中間龕的槅扇後面杜大人道既是三年前之事你爲何今日纔來出首誹陳公公道是呀三年前馬總管告假偺家還依稀記得大約是爲修理墳塋告了三個月的假我們這裡還有底張可考既是那時候的事情爲何這時候纔叨登出來呢你說艾虎道小人三年前方交十二歲天日不懂人事不知今年小人十五歲到底明白點了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罪名呢范大人道這也罷了我且問你當初你太老爺交付你主人九龍冠時說些甚麽艾虎道小人就聽見我太

老爺說此冠好好收藏等着襄陽王舉事時就把此冠獻上必得大人的爵位小人也不知舉甚麼事范大人道如此說來你家太老爺你自然是認得的了一句話問的艾虎啞口結舌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贓實犯理短情屈

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他可認得你家太老爺這一句話艾虎暗暗道這可罷了我列當初雖見過馬朝賢我並求曾留心何況又別了三年呢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但這位大人如何單問我認得不認得必有甚麼緣故罷想罷答道小人的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范大人聽了便吩附帶馬朝賢左右答應一聲朝外就走此時顏大人旁觀

者清見艾虎沉吟後方纔答應認得就知艾虎有些恍惚暗暗着急擔驚惟恐年幼一時認錯了那還了得急中生智便將手一指大袍袖一遮道艾虎少時馬朝賢來時你要當面對明休得袒護嘴裡說着話眼睛却遞眼色雖不肯搖頭然而紗帽翅兒也略動了一動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心中有些疑心如今見趙大人這番光景心內更覺明白只聽外面鎖鐐之聲他却跪着偷偷往外觀看見有個年老的太監雖然項帶刑具到了丹墀之上面上尚微有笑容及至到了公堂他纔斂容息氣而且見了大人們也不下跪報名直挺挺站在那裡一語不發小爺更覺省悟只聽范大人問道艾虎你與馬朝賢當面

對來艾虎故意的抬頭望了一望那人道他不是我家太老爺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陳公公在堂上笑道好個孩子真好眼力又望着范大人道似這等光景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來呀你們把他帶下去就把馬朝賢帶上來罷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不多時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舊意謀好三角眼含痛淚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馬朝賢來左右當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陳公公見這番光景未免心生惻隱無奈說道馬朝賢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敢私攜至家你要從實招上來馬朝賢唬的膽裂魂飛道此冠實是庫內遺失犯人緊不知情吓只聽文大人道艾虎你與他

當面對來艾虎便將口共述了一回道太老爺事已如此也就不用推諉了馬朝賢道你道小厮着實可惡咱家何嘗認得你來艾虎道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小人那時纔十二歲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太老爺還時常誇我艮伶俐將來必有出息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麽可見是貴人多忘事馬朝賢道我縱然認得你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强了呢文大人道馬總管你不必抵賴事已如此你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儻若不招此乃奉旨之件我們就要動大刑了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大人如若賞刑或夾或打任憑吩咐顏大人道大約束手問他决不肯招左右請大刑來兩旁發一聲喊剛要請刑只見艾虎哭

着道小人不告了小人不告了陳公公便問道你為何不告了艾虎道小人只為害怕怕担罪名方來出首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爺若大年紀受如此苦楚還要用大刑審問這不是小人活活的把太老爺害了麽小人實實不忍小人情願不告了陳公公聽了點了點頭道便孩子此事已經奉旨如何由的你呢只見杜大人道暫且不必用刑左右將馬總管帶下去艾虎也下去不可叫他們對面交談哦左右分別帶下顏大人道下官方纔說請刑者不過威嚇而已他有了年紀之人如何禁的起大刑況杜大人道方纔見馬總管不認得艾虎下官有些疑心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來的呢顏大人聽了暗道此言利害但

是白五弟託我照應艾虎我豈可坐視呢連忙說道大人處的雖是但艾虎是個小孩子如何擔的起這樣大事呢且包太師已然測至此處因此要用御刑鍘他的四肢他若果真被人主使焉有捨去性命不肯實說的道理呢杜大人道言雖如此下官又有一個計較莫若將馬強帶上堂來如此如此追問一番如何衆人齊聲說是吩咐帶馬強不許與馬朝賢對面左右答應不多時將馬強帶到杜大人道馬強如今有人替你鳴冤你認得他麼馬強道但不知是何人杜大人道帶那鳴冤的當面認來只見艾虎上前跪倒馬強一看暗道原來是艾虎這孩子到有為主之心真是好連忙稟道他是小人的家奴名叫艾虎杜大

人道他有多大歲數了馬强道他十五歲了杜大人道他是你家世僕麽馬强道他自幼兒就在小人家裡聽賊只顧說出此話堂上衆位大人無不點頭疑心盡釋杜大人道既是你家世僕你且聽他替你鳴的冤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艾虎便將口供訴完道員外休怪小人實實擔不起罪名馬强喝道我把你這狗才滿口裡胡說太老爺何嘗交給我甚麽冠來陳公公喝道此乃公堂之上豈是你嚇呼家奴的所在好不懂好歹就該掌嘴馬强唬爬了半步道回大人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同家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這都是艾虎的謊言顏大人道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于你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樓之上倘若搜出

來時你還抵賴麼馬强道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比冠小人情甘認罪再也不敢抵賴顏大人道既如此具結上來馬强以爲斷無此事欣然具結衆位大人傳遞看了叫把馬强乃然帶下去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將結念與他聽問道如今你姪兒已然供明你還不實說麼馬朝賢道犯人實無此事如果從犯人姪兒家中搜出此冠犯人情甘認罪再無抵賴也具了一張結將他帶下去吩咐寄監文大人又問艾虎道你家主人被劫一事你可知道麼艾虎道小人在招賢館伏侍我們主人的朋友文大人道甚麼招賢館艾虎道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有好些人在那裡住着毎日裡耍槍弄棒對刀比武都是好本事

那日因我們員外誆了個儒流秀士帶着一個老僕人後來就是新太守就把他主僕鎖在空房之內不知甚麼工夫他們主僕跑了小人的員外知道了立刻騎馬趕去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來就擱在地牢裡了文大人道甚麼地牢艾虎道是個地窨子凡有緊要事情都在地牢回大人這個地牢之中不知害了多少人命陳公公爺笑道他家竟敢有地牢這還了得嗎這秀士必被你家員外害了艾兒道原要害來着不知甚麼工夫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小人的員外就害起怕來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事如有事時大夥兒一同上襄陽去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忽然來了個大漢帶領官兵把我們員外合安人

在卧室內就綑了招賢館衆人聽見一齊趕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俱各跑回了招賢館藏了小人害怕也就躲避了不知如何被刼文大人道你可知道甚麽時候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艾虎道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文大人聽了對衆人道如此看來這打刼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衆大人問道何以見得文大人道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刼五更天大漢隨着官役押解馬强之府如何黎明又何刼了呢衆位大人道大人高見不差陳公公道大人且別問此事先將馬朝賢之事覆旨要緊文大人道此案與御冠相連必須問明一並覆旨明日方好搜查提人說罷吩咐帶原告

姚成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知道此案犯了他却逃之夭夭了差役去了多時回來禀道姚成懼罪業已脫逃不知去向文大人道原告兒兆顯有淸弊這九龍冠之事益發眞了只好將大槪情形覆奏聖上便了大家公同擬了摺底交付陳公公先行陳奏到了次日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昭賢館的更寇並搜査九龍冠卽刻赴京歸案備預過了數日署事太守用黃亭子抬定龍冠派役護送進來連郭氏一並解向尔道郭氏如何解來只因文書到了杭州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弁以爲捉拿招賢館的衆寇必要厮殺誰知到了那裡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只得追問郭氏郭氏道就于那夜俱各逃走了留尋

官先查了招賢館搜出許多書信俱是與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果在中間龕的三邊槅扇後面搜出御冠帽盒來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依然封好發當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因郭氏是個要犯便征發此將他一同解京衆位大人來至大理寺先將御冠請出大家驗明供在上面把郭氏帶上堂來問他御冠因何在你家中郭氏道小婦人實在不知范大人道此冠從何處使出來的那氏道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杜大人道是你親眼見的麼郭氏道是小婦人親狠見的杜大人叫他畫招畫供分付帶馬強馬強剛至堂上一眼瞧見 吃了一驚暗說不好他如何來到這裡只得向上

跪倒范大人道馬强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你還敢抵賴麽快與郭氏當面對來馬强聽了戰戰兢兢問郭氏道此冠從何處搜出郭氏道佛樓之上中間龕內馬强道果是那裡搜出來的郭氏道你爲何反來問我你不放在那裡他們就能從那裡搜出來麽文大人不容他再辯大喝一聲道好逆賊連你妻子都如此說你還不快招麽馬强只唬的目瞪痴呆叩頭碰地道寃枉罷了小人情愿畫招左右叫他畫了招顏大人吩咐將馬强夫妻帶在一旁立刻帶馬朝賢上堂叫他証明此冠並郭氏口供連馬强畫的招俱各與他看了只唬得他魂飛魄散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說道罷了罷了事已如此叫我有口難分訴犯

人畫招状是了左右叫他畫了招衆位大人相傳看了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寃只見衙役跪倒稟道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拿寃狀前來伸訴衆人將他攔住他那裡喊聲不止小人不敢不回顏大人道我們最奉旨審問要但何人膽大擅敢在此喊寃差役稟道那老頭子自白聲聲就是替倪太守鳴寃的陳公公道巧極了既是替倪太守鳴寃的何方將老頭兒帶上來衆位大人開問詫吩咐帶老頭兒不多時見一老者上堂跪倒手舉呈詞淚流滿面口呼寃枉顏大人吩附將呈子裝上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道原來果是爲倪太守一案將此呈轉遞衆位大人看了齊道此

況正是奉旨應訊案件如今既知馬剛與監守自盜訊明尚有倪太守與馬强一案未能質訊今既有倪忠補呈伸枉理應將全案人証提到當堂審問明白明日一並覆旨陳公公道正當如此便往下問道你就是倪忠麼倪忠道是小人叫倪忠特為小人主人倪繼祖前來伸冤陳公公你不必啼哭慢慢的訴上來未識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四回　復原職倪繼祖成親　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便將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如何暗暗私訪如何被馬强拿去兩次頭二次多虧了一個知女名叫朱絳貞乃朱舉人之女被惡覇搶了去的是他

將我主僕放走慌忙之際一時失散小人遇見個義士歐陽春將此事說明義士即到馬强家中打聽小人的主人下落唯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馬强拿去下在地牢多虧義士歐陽春搭救出來就定于次日義士幫助捉拿馬强護送到府我家主人審了馬强幾次無奈惡霸總不招承不想惡霸家中被刼他就一口咬定說小人的主人結連大盜明火執杖差遣惡奴進京呈控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因此解任遭這不明不白的寃枉望乞衆位大人明鏡高懸細細詳查是幸范大人道你主人既有此寃枉你如何此時方來伸訴呢倪忠道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前往錫州接取家眷及至到了任所方知此事因此急急趕

赴京師替主鳴寃說罷痛哭不止陳公公點頭道難爲這老頭兒衆位大人當怎麽辦尼文大人道倪忠的呈詞正與太守倪繼祖義士歐陽春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惟有被劫一案尚不知何人須問倪繼祖歐陽春便見明白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不多時二人上堂文大人問太守道你與歐陽春主于何時捉拿馬强又于何時解到本府倪繼祖道定于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强于次日黎明方纔到府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既是二更捉拿馬强爲何于次日黎明方到府呢歐陽春道原是二更就把馬强拿住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小人好容易將他等殺退于五更時方將馬强馱在馬上因霸王莊

離府衙二十五六里之遥小人護送到府時天已黎明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問道你丈夫被何人拿住你可知道麼郭氏道被個紫髯大漢拿住連小婦人一同綑縛的文大人道你丈夫幾時離家的郭氏道天已五鼓文大人道你家被刼是甚麼時候郭氏道天尚未亮文夫人道我看失單內刼去許多物件并止一人你可會看見麼郭氏道來的人不少小婦人唬的以被蒙頭那裡還敢瞧呢後來就聽賊人說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子文大人道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如何不見郭氏道就是那一夜的早起小婦人因查點東西不但招賢館內無人連那裡的東西

也短了許多同大人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全不是好朋友大人聽了笑對衆人道列位聽見了這明是衆寇打刼聲言北俠與官役稱害于人之意無疑了衆人道大人高見不差歐陽春五鼓獲送馬强馬肖象明從新帶領人役打刼之理此是衆冦打刼無疑了又把馬强帶上來與倪忠當面質對禹强到了此時再無折辯就一一招了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侯肯其餘象內之人分别收監公同將覆奏摺子擬定連招供並往來書信預備明早謹呈御覽天子看了大怒却將摺子留中你道爲何皆因仁宗爲君以孝治天下其中關碍着皇叔趙爵不肯深究止于明發上諭說馬朔賢監守自盜理應

恩斬馬强搶掠婦女私害太守也定了斬立决郭氏着勿庸議所有襄陽王之事一槩不提倪繼祖官復原職歐陽春義舉無事艾虎雖以小犯上薄有罪名因為御冠出首着寛免倪繼祖具各謝恩旨意問朱絳貞釋放一節倪繼祖一一陳奏又隨了一個夾片是敘說倪仁被害李氏含寃賊首陶宗賀豹義僕楊芳節倪忠並有祖傳並梗玉蓮花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細細陳奏天子看了聖心大悅道卿家有許多的原委可稱一段佳話即追封倪仁五品官銜李氏封誥隨之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隨任養老義僕倪忠賞了七品承義耶仍隨任服役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奉旨畢姻朱煥章恩賜進士陶宗賀

豹展輝拿獲即行正法倪繼祖磕頭謝恩復又請訓定日回任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此時北俠父子却被南俠請去衆英雄俱各歡聚一處倪太守又到展爺寓所一來拜望二來請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北俠難以推辭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即拜見了李天夫人與太公夫婦李氏夫人依然持齋另在靜室居住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運了倪仁之柩立刻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念經破土安葬立塋白事已完又辦紅事即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方與朱絳貞完姻自然是熱鬧繁華也不必細述北俠父子在任太守敬如上賓倏諸事已畢他父子便上茉花村去了且說仁宗天子自

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每每想起襄陽王來聖心憂慮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爲患屢接奏摺不是這裡淹了百姓就是那裡傷了禾苗盡爲河工消耗國課無數枉自勞而無功這日單單召見包相商酌此事包相便舉保顏查散才識諳練有守有爲堪勝此任聖上即升顏查散爲巡按稽查水災兼理河工民情顏大人謝恩後即到開封府一來叩辭二來討教治水之法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雖有成章務必隨地勢之高低總要堵洩合宜方能成巧顏查散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同門生前往幫辦一切包公應允次日早朝包公奏明了主薦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查散前去治水聖上久已知道公孫策頗有才能

之封六品職銜自玉堂的本領更事跡上表所深知之人准其二人隨往顏巡按謝恩請訓卽刻起程一日來至泗入城早有知府鄒嘉迎接大人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忽聽衙外百姓喧譁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來問話不多時帶進四名鄉老但見他等形容惟悴衣衫襤褸苦不可言向下卽頭道救命呀大人須大人問道你們到此何事之老道小民連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不想近來水中生了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遇艇快的跑了他便將房拔拆毀東西掠盡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顏大人道你等且去本院自有道理衆鄉老

叩頭出衙去了知會了衆人大家散去顏大人與知府說了多時定于明日登西虛山觀水知府退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到了次日兼轎至西虛山下知府早已伺候換了馬匹上至半山連馬也不能騎了只得下馬步行好容易到了山顛坦此一片白茫茫沸騰澎湃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漫至赤堤墩順流而下過了橫塘歸于楊家廟一路冲浸之處不可勝數隄岸房屋四分五落連樹木也是七歪八扭又見赤堤墩的百姓全在水浸之處搭了窩舖棲身自命名曰捨命村他等本應移在橫塘因路途遥遠難以就食故此捨命在此居住那一番慘淡形景令人不堪注目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

心暗想道黎民遭此苦楚連個雀窩鋪沒有還有水怪侵擾可見是禍不單行但只一件他既不傷人如何折毀窩鋪搶掠東西呢事有可疑俺今日夜間倒要看個動靜他却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帶領四名差役暗暗來至赤堤墩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衆百姓俱各上前叩頭訴苦白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進去坐下又叫幾個老民大家席地而坐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踪去跡可有甚麼聲息沒有衆百姓道也沒有甚麼聲息不過嘔嘔亂叫白玉玉道你們仍在各窩鋪內隱藏我就在這間棚內存身夜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你們切不可聲張惟恐水怪逼邏你們嚷嚷的他要知道了他就不肯出來了衆百姓聽了

登時連回天氣兒也不敢出立刻悄語低言努嘴打手式白玉堂看了又要笑又可憐想是被水怪唬的膽都破了白玉堂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錁子道你們將此銀拿去備些酒來餘下的你們糴米買柴大家飽吃一夜間設必驚怪儻若水怪來時你們千萬不可亂跑只要高聲一嚷就在窩鋪內穩坐不要動身我自有道理衆百姓聽了歡天喜地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腿慢的整裡現成的魚蝦七手八腳登時的你拿這個我拿那個白五爺看了也覺有趣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自已吃而並問他水怪凶猛的情形問他如何蹤跡再也打聽不出衆漁者道惟有山根之下水勢逆到了那裡是個漩窩那點兒地方不

知傷害了多少性命雖有行舟不往到了那裡沒有不小心留神的白五爺道旅寓那邊是甚麼地方鄉老道過了旋高那堤土三里之遙便是三皇廟了白五爺暗記有心吃畢酒飯早見一輪明月便出清光皎潔趁着這滿湖蕩漾碧浪茫茫清波浩浩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大家閑氣息聲錦毛鼠五爺踱來踱去細細在水內留神約有二鼓之半只聽水面忽喇喇一聲響白玉堂將身蹲一伏回手將不子掏出見一物跳上岸來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見他竟奔窩棚而去白五爺好大膽也不管妖怪不妖怪有何本領會甚麼法術他便悄悄尾在後面忽聽窩棚內嚷了一聲道妖怪來了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

道妖怪往那裡走噢的一聲就是一石子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只聽噗哧一聲那物往前一栽猛見那物一回頭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不偏不歪又打在那物面門之上只聽拍的一聲響那怪嗳喲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白五爺急趕向前將那妖怪按住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一湧齊上將妖怪拿住抬在窩棚一看見他哼哼不止原來是個人外穿皮套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口吐心血道求爺爺饒命吓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棚嚷道水怪來了白玉堂連忙出來嚷道在那裡一面拿來審問只聽那邊嚷道跑了跑了這裡白五爺叱咤道速速追上拿來豈要叫他跑了早已聽見水面上噗嗵噗嗵跳下水去了

衆鄉老聚在一處來看水怪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一個個麼拳擦掌全要打水怪以消忿恨白玉爺攔道你等不要如此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按院大人要親審呢你等既知是假水怪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押解到按院衙門自有賞賚衆鄉民道甚麼賞不賞的只要大人與民除害難民等就感恩不淺了今日若非老爺前來識破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如今既知他是假的還怕他甚麼倒要盼他上來拿他幾個說到高興一個個精神百倍就有沿岸搜尋水怪的那裡有個影兒呢安安靜靜過了一夜到了天明衆鄉民又與白玉爺叩頭多謝老爺前來除害衆百姓難忘大恩白五爺又安慰了衆人一番方帶

領差役押解水賊竟奔巡按衙門而來未知後文審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鄔寇

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請見大人顏大人自西廬山回來甚是躭心一夜未能好生安寢如今聽說白五爺回來心中大喜連忙請進相見白玉堂將水怪說明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原來是十三名水寇聚集在三皇廟內白日以刼掠客船爲生夜間假粧水怪要將赤堤墩的眾民趕散他等方好施爲作事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墩的堤岸有失故此雖無房屋情愿在窩棚居住死守此堤再也不肯遠離白玉堂又將瑚老說的漁窩說了公孫

策聽了暗想道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發洩不過將水攻激于此洋溢泛濫埽壩不能疊成必須詳查根源疏濬開了水勢流通自無災害想罷回明按院他要明日親去探水顏大人應允玉堂道既有水寇我想水內本領非我四哥前來不可必須急速具摺寫信一面啟奏一面稟知包相方保無虞顏大人連忙稱是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摺具了稟帖立刻拜發起身到了次日顏大人派了兩名千總一名黃開一名清平帶了八名水手兩隻快船隨了公孫先生前去探水知府又來稟見顏大人請至書房相見商議河工之事忽見清平驚惶失色回來稟道卑職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剛至漩窩卑職攔阻不可前進

不想船頭一低順水一轉將公孫先生與千總黃開俱各落水不見了卑職難以救援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顏大人聽了心裡着忙便問道這漩窩可有往來船隻麼清平道先前本有船隻往來如今此處成了滙水之所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顏大人道難道黃開他不知此處麼爲何不極力的攔阻先生呢清平道黃開也曾攔阻再再無奈先生執意不聽卑職等也是無法的顏大人無奈叱退了清平吩附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知府回去派人去了半天再也不見踪影回來禀知按院顏大人只急得唉聲嘆氣白玉堂道此必是水寇所爲只可等蔣四哥來了再做道理顏大人無法只好靜聽消息罷了過了幾

十總黃開滑水之事說了一遍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天果然蔣平到了見了按院顏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漩窩那裡三皇廟內聚集作了窩巢的話也一一說了蔣平道據我看來公孫先生斷不至死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得了實跡方好具摺啟奏創吩咐預備快船一隻仍叫清平帶到漩窩蔣爺上了船清平見他身軀瘦小形如病夫心中暗道這樣人從京中特特調了來有何用處他也敢去探水若遇見水寇白白送了性命正在胡思只見蔣爺穿了水靠手提鵝眉鋼刺對清平道千總將我送至漩窩我若落水你等只管在平坦之處遠遠等候縱然工夫大了不要慌張清平不敢

多言惟有嗐嗐而已水手搖櫓攊槳不多時看看到了旋
窩清平道前面就是洗窩了蔣爺立起身來站在船頭上
這千總站穩了他將身體往前一撲雙腳把船往後一蹬
看他身雖弱小力氣却大又見蔣爺側身入水彷彿將水
穿刺了一個窟窿一般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更覺罕然
且說將平到了水中運動精神睜開二目忽見那邊來了
一人穿着皮套一手提着鐵錐一手亂摸而來蔣爺便知
他在水中不能睜目急將鋼刺對準了那人的胸前哧的
一下可憐那人在水中連個噯喲也不能嚷便就啞叭嗚
呼了蔣爺把鋼刺望回裡一抽一縷鮮血順着鋼刺流出
咕嘟一股水泡翻出水面屍首也就隨波漂去也話不重

救蔣爺一連殺了三個順着他等來路處尋下去約有二
三里之遙便是隄岸蔣平上得隄岸來脫了水靠掠了一
棵大樹放在樹枒之上邁步向前果見一座廟宇匾上題
有三皇廟蔣爺悄悄進來一看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左
尋右尋又我到了厨下只聽裡面呻吟之聲蔣爺向前一
看是個年老有病僧人那僧人一見蔣爺連忙說道不干
我事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他却也逃走
了移害于我望乞老爺見憐蔣爺聽了話內有音連忙問
道俺正爲搭救先生而來他等端的如何你要細細說來
老和尚道既是爲搭救先生與千總內想來是位官長了
恕老僧不能爲禮了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懶窩落水衆

水寇撈來將他二人控水救活其中有個千總黃大老爺不但僧人認得連水寇俱各認得追問那人方知是公孫祭老爺原來是按院奉旨查驗水災修理河工的水寇德了着忙大家商量私拿官長不是當耍的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其下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裡報信或將二位官長殺害或將二位官長解到軍山交給飛叉太保鍾雄自他拏去後老僧與徒弟商議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叫徒弟也逃走了拚着僧家這條老命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脫逃該殺該剮任憑他罷雖死無憾蔣平連連點頭難得這僧人一片好心連忙向道這頭目叫甚麼名字老僧道他自稱鎮海蛟鄔澤蔣

翁又問道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裡去了老僧道我們這裡極荒涼幽僻一邊臨水一邊靠山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約有數里之遙地名螺螄灣到了那裡便有人家蔣翁道若從水路到螺螄灣可能去得麼老僧道不但去得而且極近不過二三里之遙蔣平道你可曉得水寇幾時回來老僧道大約一二日間就回來了蔣平問明來歷道和尚你只管放心包管你無事明日即有官兵到來捉拿水寇你却不要害怕俺就去也說罷回身出廟來到大樹之下穿了水靠躥入水中不多時過了漩窩挺身出水見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連忙上了船悄悄對情平道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兼舟到

三皇廟暗暗埋伏如有水寇進廟你等將廟團團圍作聲聲吶喊不要進廟俟他等從廟内出來你們從後殺進儻若他等入水你等只管換班巡查俺在水中自有道理清平道只恐漩窩難過如何能到得三皇廟呢蔣爺道不妨事了先前難以過去只因水内有賊用鐵繩攔擋自下我將賊人殺了三名平安無事了清平聽了暗暗稱奇又問道蔣老爺此時往何方去呢蔣平道我已打聽明白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清平聽說公孫先生與黃千總有了下落心中大喜只見蔣爺復又颼入水内將頭一扎水面上帳只一溜風波水紋分左右直奔西北去了清平這纔心服口服再也不敢瞧不起

蔣爺了吩咐水手撥轉船頭連忙回轉按院衙門不表再說蔣爺在水內欲奔螺螄莊連換了幾口氣正行之間覺得水面上唰的一聲連忙挺身一望見一人站在筏子上撒網捕魚那人只顧留神在網上面反把那人唬了一跳回頭見蔣爺穿着水靠身軀瘦小就如猴子一般不由的笑道你這個模樣也敢在水內爲賊作寇豈不見笑于人我對你說似你這些毛賊俺是不怕的何况你這點點巳東西俺不肯加害于你還不與我快滾麼[illegible]爺延捱惱了我性兒只怕你性命難保蔣爺道我看你不像在水面上作生涯的俺也不是那在水內爲賊作寇的請問貴姓俺是特來問路的那人道你旣不是賊寇爲何穿着這樣東

西蔣翁道俺素來深藏水性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故此棄了水寨走這捷徑路兒為的是近而且快那人道你姓甚名誰要訪何人細細說來蔣爺道俺姓蔣名平那人道你莫非翻江鼠蔣澤長麼蔣爺道正是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那人哈哈大笑道怪道怪道失敬失敬連忙將網攏起從新見禮道恕小人無知休要見怪小人姓毛名秀就在螺螄莊居住只因有一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曾提尊號說不日就到命我捕魚時留心訪問不想今日巧遇曷防幸甚請到寒舍領教蔣爺道正要拜訪惟命是從毛秀撐篙將筏子攏岸拴好肩擔魚網手提魚籃蔣爺將水靠脫下用鋼刺也挑在肩頭隨着毛秀來到螺螄莊中身

自看時村子不大人家不多一縣是草舍籬墻柴扉竹牖家家晾着魚網狠覺幽雅之甚毛秀來到門前高聲喚道爹爹開門孩兒同來了有貴客在此只見從裡面出來一位老者鬚髮半白不足六旬光景開了柴扉問道貴客那裡蔣爺連忙放下挑的水桶雙手躬身道蔣平特來拜望老丈恕我造次不恭老者道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有失遠迎多多有罪請到寒舍待茶他二人在此謙遜說話裡面早已聽見公孫策與黄開就迎出來大家彼此相見甚是歡喜一同來至草屋毛秀後而已將蔣爺的鋼刺水靠帶來大家彼此敘坐各訴前後情由蔣平又謝老丈收留之德公孫先生代為敘明老丈名九錫是位高明隱士而

且願曉治水之法蔣平聽了心中甚覺暢快不多時擺上酒席雖非珍饈卻也整理的精美團團圍坐聚飲談心毛家父子高雅非常令人欣羨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次日蔣平惦記着捉拿水寇提了鋼刺仍然挑着水靠別了眾人言明勦余水寇之後再來迎接先生與千總並請毛家父子說畢出了莊門仍是毛秀引至湖邊要用筏子渡過蔣爺去蔣爺攔阻道那邊水勢洶湧就是大船尚且難行何況筏子說罷跳上筏子穿好水靠提着鋼刺一執手道請了身體一側將水面刺開登時不見了毛秀暗暗稱奇道怪不得人稱翻江鼠果然水勢清通名不虛傳讚羨了一番也就回莊中去了再說這裡蔣四爺水中行走直奔

了旋窩而來的着離漩窩將近要往三皇廟中去打聽打聽清平水冠來否再作道理心中正然思想主意只見迎面來了二人看他身上並未穿着皮套手中也未拿那鐵錐却各人手中俱拿着鋼刀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知是水冠心中暗道我要尋找他們他們趕着前來送命手把鋼刺照着前一人心窩刺來說時遲那時快這一個已經是傾生喪命抽出鋼刺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那一個也就嗚呼哀哉了可憐這兩個水冠連個手兒也沒動糊裡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屍首順流去了蔣爺一連殺了二賊之後剛要往前行走猛然一鎗順水刺來蔣爺看見也不驚迎撥挑却把身體往斜刺裡一閃便躲過了這一鎗

原來水內交戰不比船上交戰就是兵又來往也無聲息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又來往再没有長鎗的這也有個緣故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鄔澤只因帶了水冦八名仍回三皇廟奉命把公孫先生與黃千總送至軍山進得廟來坐未暖席忽聽外面吉聲吶喊拿水冦吓拿水冦吓好歹別放走一個吓莉要大家齊心努力衆賊聽了那裡還有魂咧也没個商量計較各持利刃一擁的往外奔逃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容他們跑出來大家追殺清平却在樹林等候見衆人出來迎頭接住倒是鄔澤還有些本領就與清平交起手來衆兵一擁上前先擒了四個殺却兩個那兩個瞧着不好便持了利刃奔至湖邊跳

下水去蔣爺纔殺的就是這兩個後來鄔澤見幫手全無單單的自己一人恐有失閃虛點一鎗抽身就跑到湖邊也就跳下水去故此提着長鎗竟奔旋窩他雖能鼓水中開目視物却是偶然見蔣爺從那邊而來順手就是一鎗蔣爺側身躲過仔細看時他的服色不比別個而且身體雄壯暗道看他這樣光景別是鄔澤罷倒要留神休叫他逃走了鄔澤一鎗刺空心下着忙手中不能磨轉長鎗立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只這點工夫蔣爺已貼立身後揚起左手揪住網巾右手將鋼刺往鄔澤腕上一點鄔澤水中不能嚷叫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端不住長鎗將手一撒鎗沉水底蔣爺水勢精通深知款竅原在他身後揪住

網巾却用磕膝蓋猛在他腰眼上一拱他的氣往上一湊不由的口兒一張水流線道何况他張着一個大乖乖呢焉有不進去點水兒的呢只聽咕嚕兒的一聲蔣爺知道他嗆了水了連連的咕嘟兒咕嘟兒幾聲登時把個鄔澤嗆的迷了兩手扎撒亂抓亂撓不知所以蔣爺索性一翻手身子一閃把他的頭往水內連嚷了幾口這鄔澤活該遭了報了每日裡淹人當事今日遇見硬對兒也合他頑笑頑笑誰知他不禁頑兒不大的工夫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蔣爺知他沒了能爲要留活口不肯再嚷他爲了將網巾一提兩足踹水出了水面鄔澤喉還吸溜滑拉往外流水忽聽岸上嚷道在這裡呢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

果是沿岸排開蔣爺道船在那裡清平道那邊兩隻大船就是蔣爺道且到船上接人清平帶領兵弁數人將鄔澤用撓鉤搭在船上即刻空水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清平道已然擒了四名殺了二名往水內跑了二名蔣爺道水內二名俺已了却但不知拿獲這人是鄔澤不是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識認果是頭目鄔澤蔣爺滿心歡喜道不肯叫千總在廟內動手者一來恐汚佛地二來惟恐玉石俱焚若都殺死那是對証呢再者他既是頭目必然他與衆不同故留一條話路叫他等脫逃除了水路就近無路可去俺在水內等個正着俺們水旱皆兵令他等難測清平深爲佩服誇讚不已吩咐兵弁押解賊寇一同上船俱同按院衙門而來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